

卷之三

華陽集卷第十八

金壇後學于孔蕪校

奏狀

待罪狀

右臣今月七日准中書後省牒准尚書省劄子節文
臣僚上言陛下留神治道刻意恢復聽覽至勤奉養
至約行宮不踰牧守之居射殿真用茅茨之制聲色
無所親幸訐直每加優容既有此美實而播告之言
或未有以發之謂宜制告號令因事見詞以謙抑為
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

求安思雪大耻圖復故疆之意而侈大矜夸之詞無所雜於其間雖夷狄之彊猶憚而屏迹中原之地不患不復奉聖旨依奏劄與內外制詞臣者伏念臣以踈遠之蹤誤蒙陛下擢在西掖專掌詞命是宜討論潤色有以仰稱委任之重而臣學識淺陋言語鄙拙播告之修乃不能發揚陛下儉約飭躬之德焦勞圖治之意以感動於萬方遂致臣僚陳獻之際建言及此退思不職俯伏惶懼莫知所爲臣見居家待罪伏望聖慈特賜黜責以爲詞臣不能者之戒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駁程俱差遣指揮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奉聖旨程俱差知漳州葉三省知秀州宋處仁知南劍州王棐知永州令臣書行臣契勘數內程俱昨任中書舍人臣僚上言論其諂附蔡攸獻金盃與大將及知秀州弃城逃遁等罪已落職宮觀臣不復具陳然竊見俱自去年得風緩疾精神昏眊支體不隨步趨拜跪率皆有妨漳雖小郡千里民社正賴存撫非病痼者所能治兼其人方臥家就醫藥客至尚不能應接決難力疾赴任虛占朝廷窠闕况俱見在謫籍未

華陽集 卷之十八
經牽復一日起典州郡士論不以爲是臣愚欲望聖
慈將程俱知漳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趙令憲轉行太中大夫詞頭狀

右臣契勘元豐更定官制以左右諫議爲太中大夫
秘書監爲中大夫雖兩官相去一間然官制既定則
諫議者侍從也秘書監庶官而已故吏部法自承務
郎以上應遷官者至中大夫止若太中大夫非侍從
官不得轉行謂之礙止法今令憲係中大夫庶官寄
祿至此極矣而輒得轉行太中大夫則是以庶官超

轉侍從於法有礙且自崇寧大觀以來士風不競叨
官竊寵往往不循資序遂至紀綱大壞陛下慨然念
治將欲大變其俗故前日冒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
審量中外有識之士方竊欣幸以爲自是復守祖宗
之法今迺緣令憲之故更違舊章超遷官秩臣所未
諭夫國家之法所以公天下也使令憲得以超越轉
行太中大夫非唯名器可惜亦恐方今天下官至中
大夫者不少若其間苟得無耻之士他日引此爲例
欲與之則冒濫之弊復蹈前轍欲不與則是以朝廷
官爵獨私於令憲非所以示四方也議者謂陛下

御名

睦宗族之道固當以此昭示至恩然臣以爲祖宗之法所以垂憲後世正須謹守豈可以私親而輒廢哉兼令慮在宗室中廉聲不聞昨居福州於太守程邁處關說公事嘗爲大吉院僧求院住持獲賂不滿意遂興訴訟近差知泉州泉人知其貪而畏其來今又改除別郡夫貪慝如此而必使之治郡不知其人果能爲陛下安養百姓乎又况令慮旣得轉行太中大夫則階官便爲侍從改除他郡合衝庶官知州遂成見闕此爲令慮謀則巧矣其如公議何臣恐僥倖之門一啓後來者不可杜絕欲望陛下將令慮轉行太

中大夫并知州差遣指揮特賜寢罷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材智謏薄遭遇聖明擢寘從班誤恩過厚固宜夙夜在職圖報萬分而臣志願未申情有所迫輒傾誠悃上冒聰聞伏念臣父母年垂八十父久苦肺疾氣血衰殘難於遠出自臣竊祿行朝止是間迎母氏到官去年秋臣母在此因傷暑抱疾累月蒙恩給臣假送還鄉里自後臣母亦不願隨臣久留於外臣終鮮兄弟甘旨之奉唯臣一身臣旣効官卽於親側別

無兼侍所以供養有闕私心常不安處臣自去年以來累具奏陳乞奉祠歸養未蒙俞允今者二親遠在一方桑榆寢迫仍復多病藥石所賴全缺供承臣不勝區區之私輒犯隆威再申前請伏望 陛下特垂慈憫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獲盡子職無負於孝養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第二狀

右臣近嘗具奏以父母年老陳乞外任宮觀續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仰惟皇慈待下既寬冒犯之

誅而又恩容在職未欲使之輕去顧臣愚蠢上體聖意豈當更有叙陳實以誠迫于中不能自已伏念臣本由一介蒙 陛下拔擢謬列禁近敢不夙夜思報所以屢上奏牘瀝懇祈間者蓋緣二親迫於垂盡之年而甘旨致養不獲奉於朝夕人子之心義不遑處若使臣別有兄弟兼侍則雖遠去親側亦決不敢以區區之私冒塵淵聽伏望陛下俯察籲天之懇曲推從欲之仁特賜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臣愚于犯不勝惶懼戰慄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給事中狀

紹興二年八月上章乞終養親不許繼被旨趣歸還朝供職中

書舍人四年正月兼詳定
一司勅令尋擢給事中

右臣今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
中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罔知所爲伏念臣資望素
輕材能至陋當此艱虞之日誤蒙聖哲之知召從遠
方擢備邇列使之獻納旣不能補助大化以表見千
慮一得之愚職在詞章又不能發揚盛德以聳動四
方萬里之聽方虞罪譴敢覬遷除矧東臺論駁之司
實萬機出納之地自揣無狀尤難冒居兼臣近以父
母高年嘗乞宮祠歸養顧未蒙於俞允乃更竊於恩
榮度義不安措躬無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畀真
才庶逃非據之慚仍免煩言之責所有前件恩命臣
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辭給事中乞宮觀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臣尋具
奏辭免伏蒙聖造未賜矜從竊念臣猥以空疎薄陋
之姿久玷言語侍從之列事功無補罪戾彌深 陛
下赦而不誅更加獎擢此蓋隆天重地之德非臣殞
首捐軀所能報稱固宜卽拜成命龜勉就職然臣區
區私意實以父母年老近嘗力請宮祠庶便甘旨聖
恩不許夙夜靡遑方欲再瀝懇誠上千淵聽乃忽有

此除授惕然慚懼尤難冒處夫為親有請出於人子之本心若因請得遷豈免羣言之竊議伏望陛下察其迫切追寢誤恩特賜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官觀差遣俾安愚分亦以便私臣不勝幸甚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除給事中舉凌哲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職准令節文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見左修職郎前秀州海鹽縣令凌哲稟性純明飭躬廉御名問學博而知要詞章蔚有可觀考其吏

能尤識治體舉以自代實允公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看詳元祐黨人狀

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具前劄子七月十二日三省同

奉聖旨令給舍看詳元祐黨籍內曾任宰執侍從臺諫等官顯有名德合依累降指揮推恩之人并餘人各項開具限五日具狀聞奏今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曾任宰臣

文彥博 呂公著 司馬光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任執政

梁燾 王巖叟 王存 鄭雍

曾傳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安燾

曾任待制以上

蘇軾 范祖禹 王欽臣 姚勔

顧臨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王汾 孔文仲 朱光庭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尚 孫升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謝文瓘 鄒浩 張舜民

餘官

秦觀 湯馘 杜純 司馬康

宋保國 吳安詩 張耒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晁補之 黃庭堅

黃隱 畢仲遊 常安民 孔平仲

王鞏

張保源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願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商倚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龔夬

呂希績

歐陽中立

吳儔

已上共九十七人

右臣等今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共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九人雖皆出於蔡京私意內九十八人者係是崇寧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將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

添入黨籍冗雜泛濫增至三百九人看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除臺諫官卒難省記外其間曾任宰執侍從及餘人並開項在前所有三百九人豁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數內更有侍從官上官均岑象求及餘官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等六人其名德亦顯然可見外有二百餘人雖石刻具存然其姓名有不顯者及當時議論是非為年歲深遠別無文字攷究難以雷同開具契勘前項九十七人并六人共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所有今來臣寮上

言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伏乞付三省措置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具奏

駁郭彥參放罷指揮狀

八月二十八日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爲

郭彥參依前降指揮放罷等事令臣書讀行下者
右臣契勘郭彥參權江州瑞昌縣事擅枷張俊下書
人張玘其事已經洪州體究得實臣取索事狀看詳
蓋緣本縣舊吏鄔昱爲俊管莊昱方有公事在縣而
玘適持俊書來徑傳入宅故彥參怒其不伏止約又
疑玘所持書是昱詐爲遂令枷問已而不曾勘斷却

行踈放夫縣令官雖卑然以百里之權付之事有不
平豈免訶問臣竊見近時州縣官吏率多曲意迎合
求媚於當路至於不隨流俗能爲陛下奉法遵職者
絕少若彥參所爲正當有以崇獎之使其一時之間
小有過當理尚可恕况於法初無違犯何所加罪哉
始者洪州體究申上朝廷得旨郭彥參依已降指揮
放罷於是士論籍籍以謂罰及無辜尋爲臣寮論列
陛下灼見其事收還指揮不行今又因俊奏陳却令
彥參依前放罷兩月之間反復如此非所以示信於
天下且俊大臣也豈肯以私意害朝廷之公法哉蓋

是俊未知昨來體究得實及已施行了當所以再有
 論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洪州體究到郭彥
 參事因并前後臣寮章疏劄令俊知其郭彥參止乞
 依今年七月十二日已降指揮施行所有今來錄黃
 臣未敢書讀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華陽集卷第十八

畢

華陽集卷第十九

金壇後學于文熙校

奏狀

辭免徽猷閣待制狀

右臣昨任給事中以言章罷職差提舉前件宮觀任
 便居住紹興五年二月初一日伏准告命以明堂大
 禮需恩伏蒙聖慈特授臣徽猷閣待制依舊宮祠臣
 罪戾餘生忽叨異數感激涕泗不能自已伏念臣頃
 由冗散驟陟禁嚴未報主恩遽招物論陛下曲推全
 度不賜誅夷罷歸里閭半年於此省循罪咎無地自

容豈謂解澤旁流綸言俯及旣除宿釁更錫殊榮伏惟天地之所敷施雖在木石亦爲感動然臣退量朽質仰荷洪慈得爲洗心補過之人已是厚幸至若次對隆名之寵其可冒居非唯再速於煩言固亦難安於私分伏望陛下察臣愚衷收還徽猷待制恩命止乞以臣本官除一宮觀差遣所有告命見係鎮江府金壇縣寄收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除待制舉李益自代狀

今月二十一日蒙恩授前件職准令節文侍從官授訖二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見左通直郎新差知秀州海鹽縣丞李益學有師法吐詞可觀材兼吏能臨政得譽臣舊與同學熟知其人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乞致仕狀

右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聽伏念臣賦性庸陋遭世盛明蒙陛下拔擢寘身法從是宜殞首捐軀圖報萬一而臣年逾七十旅力旣愆自今春以來故疾發動日復一日難以支梧自視尫殘義當知止欲望陛下曲軫洪慈矜憐舊物特降指揮許臣致仕庶因辭祿尚保餘齡于冒隆威臣無任惶懼俯仰俟命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召赴行在恩命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召臣赴行在令閣門引見上殿先次與落致仕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以庸陋誤辱聖知擢在從班訖無報稱由是退閒於今二十一年正以筋力衰頹義當知止露章辭祿冀得休養餘生仰荷天慈曲從所欲退量僥倖方極感慚豈謂簪履棄遺之物尚軫淵衷忽頒召命恭以大明旁燭靡間幽遐顧臣何人被此光寵便當感激奮勵即日上道而臣桑榆暮景

多病衰殘理難勉彊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已試而無功憐臣既老而得謝特降睿旨收還成命令臣依舊致仕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吏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年齡遲暮學術荒疎辭祿以來分甘永已陛下矜憐舊物自外召還俾復瞻望清光曲加寵獎顧臣衰朽不足以及仰當聖意方極惶懼忽拜詔除進貳銓曹恩榮

特異退惟薄分豈敢冒居伏望聖慈察臣悃悞收還成命以穆僉言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除侍郎舉鄒自代狀

准令諸侍從官授訖限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覩左宣教郎葛鄒爲學敏明操行廉謹施於

政事所至有聲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右臣今日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侍

講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年齡遲暮學術荒疎起從閒廢之中擢預禁嚴之列閱時未幾已虞曠職於銓曹申命有加更俾叨榮於經幄恭以聖謨高世淵識造微豈淺陋之能陪實顛躋而是懼伏望聖慈察臣悃悞追寢誤恩庶逃非據之尤仍免煩言之責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駁李紹祖差遣指揮狀

右臣契勘前項所差四人數內李紹祖天資狠戾爲政殘虐其過顯著士大夫多能言之以比古之酷吏昨差知虔州臣寮言其急於到任彊驅兵卒冒犯風

波瀾石之險以致舟舩損失不自追悔乃歸罪於造
舩監官王康國送獄棚縛箠楚又追逮家屬必欲置
之死地以快私忿章疏具在考其爲人不仁亦甚矣
比年以來守令貪殘民無所訴今日朝廷公道方行
豈可狃習前弊宜有以痛革之况武岡地近辰沅唐
元和中蠻獠不順盜弄庫兵賊脅守臣賴柳公綽屯
兵此地以鎮撫之然後人情始安以此見武岡雖遠
且僻亦一方控扼去處正須御擇師帥以善政撫循
今乃付之酷吏不惟民被其害而暴殘之毒延及蠻
獠未必不致生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紹

祖知武岡軍指揮速賜寢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轉對狀

右臣伏覩吏部舊制承直郎至修職郎六考迪功郎
七考有改官舉主五員內職司一員與磨勘自磨勘
改官以後理知縣資序知縣資序人兩任有舉主二
人關陞通判臣詳究上件法意蓋限其資考使之諳
練政事責以保舉欲其不敢爲非可謂盡善矣昨於
紹興六年三月內忽因官寮論奏遂令選人有用官
廟年月改官者須一任知縣或縣丞補足考數然後

兩任關陞通判自後吏部遵守施行凡選人改官用過宮廟年月自一月以上盡令於改官後展補一任卽是三任方得關陞通判臣嘗計選人若止依舊制改官關陞得至通判者已不爲易矣蓋改官用六考及七考以大約較之在任并注擬待闕須十六七年至改官後又兩任關陞亦須十餘年今若緣改官用過宮廟年月自一月以上盡令更展一任卽又須五六年然則自入仕後三十餘年方可關陞通判其間或有事故間廢舉主不圓者尚不論也臣竊恐緣此人材沉滯遂至衰老甚非祖宗立法之意臣愚欲望

聖慈將紹興六年三月內續降以宮廟月自展任指揮今後更不施行所有改官關陞之法悉依祖宗舊制其已關陞通判者更不改正庶幾人材得以自效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放婺州見欠內庫綾羅狀

右臣契勘本州不住承准尚書左右司及提點內藏庫本路提刑提舉常平司等處公文催促起發紹興元年以後合納內庫綾羅及折羅錢積欠數目臣到任之初即時根問因依見得皆係人戶殘欠之數前官失於催理遂至積漸拖欠經涉歲久實難追催今

若一併科督則民間無以輸納若依舊拖延則是虛費行移無補國用臣伏覩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指揮節文江浙荆湖等路未起諸色錢物并拖欠上供米斛積欠稅租等二十二年以前應見欠數目並與除放况前件錢帛元係官給本錢和買後因州縣闕乏遂以人戶物力均敷卽是常賦之外別行催理止緣昨降指揮未有放免明文兼係內藏庫錢物州郡不敢奏陳所以二十餘年催理不絕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州所欠內庫綾羅錢許依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已得指揮將見欠數目

截日除放庶使一州七縣之民少寬追擾仰稱陛下愛卹元元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再致仕第一狀

右臣輒瀝危衷上千天聽伏念臣幼非通敏老益謬昏頃解政機叨臨郡治仰戴天地生全之造敢忘犬馬報効之誠服勞旣闕於十旬莅政蔑聞於一善自入新歲頓苦舊痼心力俱疲職事將廢覺餘生之向盡貪厚祿以誠難伏望 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昭愚悃念臣昔嘗謝事已不任於馳驅察臣再辱誤恩迄無裨於治化特降指揮許臣依舊致仕則臣遂營

醫藥歸返田廬從今未死之年盡出再生之賜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再致仕第二狀

右臣近嘗具奏陳乞致仕退量冒昧方極震惶今月一日伏准詔書未賜俞允臣望闕拜恩捧讀丁寧之訓感深至於涕泣豈當更有陳請然而私情所迫欲已不能伏念臣天賦甚愚仕途多難每憂兀滿或致顛隳故嘗遠迹以就閒尋已引年而得謝仰荷日月容光之照再收簪屨服用之餘所被恩私皆非意望敢憚勤勞於夙夜誓將補報於毫分然自一違故棲

三換新歲志彌勵而功弗著力旣愆而病日侵豈特貽負乘致寇之譏抑亦犯鍾漏夜行之戒嚮以叨逢於異眷顧難卒易以陳情姑瀝懇於祠宮繼免交於郡事今則風霜所迫蒲柳益衰雙瞳瞶昏視瞻幾廢兩膝緩弱拜履甚難在臣固難於自安他人亦謂其當止伏望 皇帝陛下至仁惻隱大度并容察其無避事之心憐其守安分之義特賜檢會臣前奏許臣致仕以休餘齡懇至再三雖自知其瀆犯年垂八十一實仰冀於矜從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大行皇太后挽詞狀

右臣恭聞大行皇太后遷座有期皇帝陛下篤孝自天哀慕罔極臣竊自念昔嘗叨綴通列與聞德音不勝號痛感切之情謹撰成文大行皇太后梓宮發引日挽詞三首開具如後須至奏聞者

云云見別卷

辭免召赴行在恩命狀

右臣伏准進奏院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十一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某可召赴行在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賦材庸繆老益無堪頃蒙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屢加拔擢至參大政空糜歲月無補絲

毫今已兩經致仕待盡田里伏自

皇帝陛下盛德

龍飛羣生利見臣獨以衰殘遠外無階一望清光方自憐憫忽荷聖慈垂記姓名特賜嚴召臣可謂千載之遇義當即日奔馳赴闕俯伏丹墀而述感恩戴德之私然後退返舊廬以卒餘日但以臣年逾八十百病交攻素苦目昏脚弱之疾今歲增甚視瞻行步俱有所妨加以風虛痰眩時復發作心志凋零筋力衰憊雖存區區慕君之志勉強不前感涕之餘徒極慙懼伏望陛下俯察危誠收還召命俾遂安養免於顛隳干冒宸嚴臣無任激切戰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是時紀綱法度之在天下者宜將一切更張以便
目前之急相乃不然獨奏請施行漢興以來故事
其言疑若迂濶不切於時然帝皆施行之卒能功
光祖宗何哉蓋漢自高祖剏業開基以至文景恭
儉而繼以賈誼鼂董之徒相與論議則當時所行
見於後世無非致治之明効爲子孫者要當謹守
勿失不幸遭武帝以雄才自恃變亂舊章又孝昭
在位不久而有昌邑之亂天下思祖宗之遺德而
欲一反前日之治是猶痿人之不忘起盲者之不
忘視此魏相之所以取二十三事區區爲上陳之

後世徒知孝宣之中興而不知其所行者皆祖宗
故事也豈獨漢爲然哉唐史稱太宗之治制度紀
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能永其天命故文宗
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卽位銳意於治卒致太
和之政號爲清明然則祖宗故事無負於子孫明
矣臣恭聞 神宗皇帝嘗問司馬光曰漢守蕭何
之法久而不變可乎曰何獨漢也夫道萬世無弊
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法何衰亂之
有其後 神宗皇帝謂輔臣曰大凡前世法度有
可行者宜謹守之不問利害如何一一變更豈近

理邪故臣以魏相所言而驗神宗皇帝聖訓則知
祖宗故事不可輕廢也如此

二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
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
乃其樂也

臣聞人君深居九重而欲周知天下之事則必延
訪公卿不倦聽納此固甚盛德也然好逸惡勞者
人之常情而况安於崇高富貴之資惑以左右近
習之奉則清燕之暇能以講論爲樂者蓋亦鮮矣

至於祈寒盛暑猶不忘晝訪之勤則又鮮焉憲宗
承德順之後朝廷衰弱方鎮悍彊紀綱法度頽靡
欲盡使其徇常情之易隋苟朝夕以自逸則社稷
大計忽焉去矣今乃不然却宮掖之娛而留聽於
宰相忘汗浹之煩而引對於延英非夫慨然發憤
有志於興復者不能爾也觀元和之治能使疆藩
悍將皆欲悔過効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知所
以致此者憂勤之効也其後文宗亦以恭儉儒雅
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而輟朝
放朝悉以雙日除吏召見必加訪問則其憂勤願

治視憲宗豈有愧哉然其仁而少斷終不能恢張
王室史氏所以譏之嗚呼文宗不如憲宗固已明
矣然憲宗晚節不兢信用非人則又去漢之光武
遠甚光武當祗陵夷奮然特起遂能撥亂反正及
隴蜀旣平海內嚮於無事宜宴安矣然且日昃視
朝引公卿講論至夜分乃寢故雖身濟大業兢兢
如不及是謂以此始之以此終之真萬世之明主
也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可不念哉

三

前漢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

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知人用賢先帝四時

臣聞天下安危治亂繫乎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
進則治安小人進則危亂此理甚易明也然人君
昧知人則衆讒可以毀有德衆譽可以進無功黑
白顛倒於前而胷中不知所定如是則小人必得
志而君子去矣君子去則小人引類而進相爲朋
姦百僚孰肯任職天工安得不曠故曰帝王之德
莫大於知人也夫人君未嘗不欲知人而人知之
是非邪正亦不難知惟其好惡蔽之故聰明有所
不及耳是以古之聖人於用舍之際尤所致御昔

李德裕爲相入謝卽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其說以謂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故臣嘗謂知人之道最人君之不可忽者以帝堯之聖而書猶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則聰明不及堯者可不知戒乎漢武帝信任張湯而䟽汲黯蓋有所蔽也夫湯懷詐面欺爲小人明矣而汲黯犯顏直諫近古社稷之臣豈可與湯同日而語哉然湯每朝奏事語國家財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至黜則以嚴見憚而終不用然則武帝可得爲

知人乎唐明皇之於張九齡李林甫亦猶是也林甫以武惠妃薦而德宰相九齡諤諤有大臣節兩人自不侔矣至帝欲相牛仙客九齡執不可而林甫以謂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者由是帝踈薄九齡罷其政事且專任林甫而宰相仙客人謂安祿山反爲唐室治亂分時而崔羣謂罷九齡相李林甫治亂固已分矣嗚呼九齡文章風度見稱一時而林甫姦邪無學術仙客起於胥史則三人賢不肖明甚而明皇用捨如此惜哉以是見帝皇知人卓然不惑於群議不牽於好惡亦難矣故自古以來

得是道者未始不治而反此則亂亡隨之不可以不察也

本四 漢成帝無學而山容賦公晉史俱三人贊不肖
唐書房玄齡傳太宗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臣嘗謂宰相於事無所不統而專以進用人材爲職蓋天下事非人材不能舉自朝廷以至郡國各有司存宰相惟當擇人而任之不然欲以區區一身親叢脞之務則本末顛倒一日萬幾將有不勝

應者尚安能運動樞極而代天理物乎房玄齡唐之賢相然日閱牒訟數百勤則至矣而牒訟非宰相事此太宗告之所以廣耳目訪賢才之說也且人主之治天下譬如作室必得匠委之求材大矣細楠榑欂椳闌無所不有室乃可成故宰相之求材有如匠氏則多蓄而廣備一旦用之官足以効其人之能人足以任其官之事衆治畢舉而宰相之職固以綽綽然有餘裕矣又何必疲精勞神於米鹽煩碎之間而後謂之賢乎是以文帝問陳平以決獄錢穀之事皆置而不對而丙吉出逢道路

華陽集 卷之三
鬪爭死傷之民委而不問彼誠知宰相自有體非細務所能干也至於何武薛宣居位雖有可紀然而人皆號爲煩碎無大體故當時亦無薦賢拔士之名是所謂留意末務而不知本者矣大抵人君之職在論相而宰相之職在用人苟惟君相各盡其職故紛紛細務誠不足治昔明皇用姚崇爲相崇嘗於帝前次序郎吏帝左右顧不荅乃謂高力士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觀此然後知明皇委任責成之意初無愧於太宗厥終惟其始可不戒哉

五

惜其晚節不競信用非人遂有天寶之禍書曰御名唐書許孟容傳孟容元和初再遷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彊錢不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臣聞唐有天下二百年兵法無慮三變及其末也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謂之禁軍自興元後禁軍始盛蓋德宗懲艾泚賊踵魚朝恩故事以左右神策諸軍分委竇文場霍僊鳴等主之而朝廷威柄始下遷於中人矣正元中御史崔遠以巡囚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德宗杖遠四十流崔州由是小人得志乘時怙寵積而至元和之初根株盤結兇焰益熾雖憲宗剛明果斷莫之誰何許弼容一京兆尹乃敢捕其軍吏斷以必死憲宗欲赦之而終不奉詔嗚呼若孟容可謂守正不阿者矣蓋以道變

法者君上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君上以法付之有司要在必行故雖詔命亦有所不當受况可奪於權勢乎其後柳公綽亦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卽時榜死憲宗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臣旣讀許孟容傳乃參以柳公綽榜殺軍校事然後知憲宗之初固已深得御下之術何以言之當是時兵柄在人如倒持太阿小不得意禍隨踵發故孟容捕軍吏則詔欲赦之公綽戮軍校

則怒其專殺而不以告蓋如是而後能安兩軍之情且使知夫有司之法不容於苟免也謂非得馭下之術能如是乎大抵人主威權所以能久固而不奪者以法在故也彼既犯吾有司要當以人狗法不當以法狗人法行於下則主威彊於上矣蘇軾嘗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然則孟容公綽之舉過臺諫遠甚所以消沮姦萌而助朝廷之勢如何哉使憲宗末年能不變其初則中興之業孰得而少之

六

前漢陳平傳項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夫

臣聞兵者詭道也故以詐立以僞動皆古人用兵之機方楚漢之爭天下以勢度之漢不敵楚明矣勇悍強仁霸於一時所當者破所繫者服名聞諸侯聲動天地孰能與項王抗哉然終爲漢禽者以計得之漢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乏食請割滎陽以東爲漢羽欲聽之范增不可乃急圍滎陽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當是時羽以

勇范增以智二人者同力協謀相輔以圖漢漢力日屈而楚軍勢張甚孰不謂漢危亡可跂足待也而不知平之間言已入矣夫羽之爲人自恃其勇以蓋一世然其智實出增下間有論說雖彊從之曾中固已不平一聞間言安得不疑乎及其遣使至漢漢復僞設太牢之具以爲待亞夫使且增方爲楚之謀主而謂私交於漢決無是理使歸具報而項王遂疑之則以平之言先入故也夫項王所以與漢戰而數得利者徒以范增在耳鴻門之會若從增言豈復有漢哉此高祖所以畏其人不得不用間以圖之也增去而死項羽相繼以敗後世知羽之兵敗於垓下而不知增去之日敗證以見知高祖之得天下者以殺項羽而滅之而不知能去范增羽當自滅兵法曰非奇譎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卒以成禽則奇譎陰謀信乎其不可少矣自古兵交使在其間待之之術可不深思而熟講之哉

其間奇之論何本然思而深韜之若
亦會與世論會難計乎其不可少矣自古兵交
其間然以必不購取不取一古不取以
士求其來其自其古已其古已其古已
味高其味高其味高其味高其味高其味高
味不之其味不之其味不之其味不之其味不之
不用問之不用問之不用問之不用問之不用問之

華陽集卷第二十一

進故事

金壇後學于文熙校

一

唐書褚遂良傳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
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可讒言
臣聞天下之道二治與亂而已矣行堯舜禹湯文
武之事則治行桀紂之幽厲事則亂進賢退不肖
則治好近小人而不聞正論則亂堯舜禹湯文武
與夫桀紂幽厲雖去今數千百載而其經世成敗

之迹存方諸冊可考而知其成者昭然爲可仰也其敗者惕然爲可畏也由其所致以驗吾之所爲合於善者從而勉之近而惡者從而改之則師古之道於是乎在乃若捨夷途而弗遵蹈覆轍而不知戒未有不入於亂亡之域宜乎太宗監之以爲元龜歟至於進善人共成政道斥遠羣小不受讒言臣謂人主唯能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則於此二者勉而行之宜無難焉蓋人者國之寶也羣小者國之賊也猶水炭之不可相入梟鸞之不可並翼而棲也故一善人進則羣賢類至不肖無所容

必能使其君受直言而行正道如是而欲天下之不治不可得也一小人進則羣小類至君子無所容必能使其君聽讒說而由邪徑如是而欲天下之不亂亦不可得也太宗既能監前代矣則知夫治生乎君子所以進善人共成正道知夫亂生於小人所以遠羣小而不受讒言嗚呼太宗以英武之姿取孤隋攘群盜撥亂反正慨然行此三者用能致貞觀之治亦可謂盛王矣然史氏有言人之立事無不銳於治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觀太宗之三事始非不勤而終之實難

何以言之乾陽畢工隋人解體可以監矣乃詔發卒治洛陽宮而乾陽之役復興張元素以謂襲亡國之弊同歸於亂所謂元龜者果安在哉魏徵嘗謂太宗在正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又曰正觀之初求士如渴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弃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讒佞得行守道踈間然則進善人遠羣小其不克終亦可知矣且前代不可不監也善人不可不進也羣小不可不遠也爲治之道無出此

三者信能行之久而不變帝王之德曷以尚之奈何太宗有區區之志而持之不堅所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二

後漢馬援傳建武四年隗囂使援奉書洛陽世祖使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同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及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

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許飲酒置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臣嘗謂中興之主自夏少康周宣王以來功業之盛莫如光武世之議者見其起於兵間破尋邑百萬之師而王郎銅馬赤眉青犢之屬相繼掃蕩遂以爲專用威武平定天下及觀馬援之言然後知光武所以成功固有出於威武之外者方隗囂據阨守險名震西州自以天水富盛士馬最彊將欲北收西河上郡東取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山

河其志豈肯爲光武屈哉雖光武亦自謂不能屈也故遣使往來卑辭厚禮言必稱字用敵國之儀以慰藉之當是時舉天下姦雄割據之徒比權量力桀驁難制莫囂若也馬援告以光武大略而囂意輒不懌遽以爲勝高帝於是遣子入質惕然畏服之不暇夫囂初未嘗親見光武之爲人也且光武才明勇略固非人敵則英睿之姿已足以益衆矣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則大信不疑已足以結人心矣旣闊達多大節而又博學文辨旣好吏事而又動如節度不喜飲酒則其於經世變通之略修

身勵行之事益恢恢然有餘裕矣然則漢室陵夷
 之後有能兼是衆美傑然獨出於天下之上以圖
 中興之業則神器大寶不歸是將安歸乎此豈之
 所以聞其風聲不期服而自服也孟子曰以力服
 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
 誠服也故臣嘗論帝王之就功業當以德為主而
 威武為之輔明王御德四夷猶將咸賓况區區一
 隗囂何足道哉雖然光武才明勇略濶達多大節
 與夫經學博覽固人之所難能也至於好吏事動
 如節度不飲酒此細行耳常人亦能之乃以是稱

光武何哉蓋以帝王之資處富貴崇高之勢侈心
 勝之則易以縱怠心乘之則易以忽縱而不知戒
 忽而不知勉其視細行雖躬行若無難者殆有所
 甚難焉唯光武為能克已奮勵不敢自暇自逸此
 所以特異於衆非中才庸主所可同日語也故由
 光武以觀中興事業則修德來遠其効昭然可不
 勉哉

三

劉向新序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
 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

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命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

臣讀書至於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然後知人君雖以崇高之資享天下之奉憂思危懼殆未嘗一日敢自安也蓋民恃君以生而君則恃民以固邦本民不得其生必將召亂起禍本實先撥何以保邦其猶朽索馭馬而馳騁不已決至於奔逸顛仆豈可不畏哉是以民有餘於生則資民以致治者恭已南面其樂亦有餘也馬有餘於力則乘馬以致遠者安意肆志其適亦有餘也顏淵知是道矣所以因畢野之御而以舜

不窮其民造父不盡其馬告於定公使定公察御馬之道以明夫治民之術則魯國其庶幾乎臣觀古之治民者薄其賦歛取之以什一則以富其財也寬其征役使之以時而豐年不過三日則以優其力也民之所以爲生者財與力而已矣舜不窮其民蓋知其所本在者觀其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則凡民窮之政必無有也自舜以至禹湯文武率由是道奈何後世一切反之殫天下之財不足以充無厭之欲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不急之務使夫安俗樂業之衆悉爲窮民卒抵於亂亡而後已

故曰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褒刻窮之此非獨桀紂秦隋爲然漢唐亦然也漢民之窮自武帝始唐民之窮自明皇始武帝以征伐明皇以奢淫是皆縱一已之樂而貽禍於天下者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米粟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夫爲王民而至於父子離則其窮極矣不亡何待故御馬者上車執轡體旣正矣周旋步驟禮旣畢矣歷險至遠而馬力已殫矣然猶求焉馬未有不失者也是以善治天下者不窮其民惟舜能之善爲御者不盡

其馬惟造父能之雖然造父不常有也而舜豈世出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故臣嘗謂帝王惟能恭儉節用而不窮其民是亦舜而已矣

四

唐鑑唐太宗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

臣竊謂人主以眇然之身宅萬方之上一事有失不足以成大功一行或虧不足以備盛德自堯舜禹湯以至文武皆以功德盛大傳於後世者豈有他哉定其心術而已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之在人危且微如此而事物萬變日交乎前則所以定之者可不知其道乎方其虛一而靜獨觀昭曠無有系累則好惡公是非白尚誰得而惑之惟夫私情內萌偏見妄作方寸汨亂而不知其守此姦邪之所趣而讒賊之所入也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邪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其不至於顛倒敗壞者幾希矣何獨一事之失一行

之虧乎且以漢唐觀之庸昏之主固不必言如孝武明皇亦坐此而致敗孝武當文景之後雄才大略可與有爲者也奈何秉心不正左右前後之人觀其向者投合所好如張湯杜周以慘刻而受知東方朔郭舍人以滑稽而得幸李延年之諛媚江充之陰狡與夫臺池苑囿之觀弋獵犬馬之戲相與攻之卒至於海內騷動而漢室因以中衰明皇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亦云盛矣然侈心一動窮天下不足以爲樂則有宇文融以言利進韋堅楊御名矜以褒刻顯李林甫之姦邪楊國忠之

淫蠱相與攻之而明皇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卒至於天寶之禍不可救樂觀二君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後世所以惜之范祖禹以爲人主之心不可以有偏好蓋好有所偏必將迷而不返以萬乘之國而迷其所好則一時儉佞便嬖皆將承意順旨以僥倖恩寵唯恐其不至於是優賞濫賜上下相蒙雖有彊諫力爭之士能遽回其勢乎故臣嘗論人主之於天下唯當清靜寡欲求所以安宗廟定社稷活百姓之道而力行之舍是皆不足留意唐太宗知夫人主一心而攻之者甚衆自謂

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嗚呼若太宗可謂知治道矣祖禹作唐鑑而撮取其語豈無意哉

華陽集卷第二十一 畢

華陽集卷第二十二

金壇後學于文熙校

進故事

一

兩朝寶訓判刑部石宗道與詳覆官梁如圭等薦方偕淳于侗韓中正為詳覆官 仁宗指中正姓名問

宰相王欽若曰是吏部嘗引對坐失入人罪不與改

官者乎欽若曰然 上曰用法不當非習律令者也

其可以為法官乎命劾宗道等欽若等退相顧歎曰

上天縱睿明彊記如此非羣臣所及也

臣嘗謂人主必有過人之聰明然後能察君子小
其入之情狀蓋天下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君子直道
以事上固不論也若夫小人爲姦其可不察哉飾
是非點白成黑或譽過其實或毀損其真相與蔽
欺雜然陳於前而人主以一已耳目廣覽兼聽必
欲每事洞然其情非大過人之聰明其能不顛倒
眩惑乎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姿留神政治如石
宗道不能以韓中正面欺非聰明過人何以及此
臣試論之夫官爲詳覆刑獄所繫居其任者豈循
三尺以示至公猶懼或失而况不習律令安能辦

職哉宗道判刑部宜於此盡心而乃謬薦中正以
爲詳覆中正嘗坐失入人罪而不得改糝其事見
於疇昔引對坐之時宗道私竊自料以爲人主萬
機之煩決不能記此遂敢面欺必且韓其所犯以
幸不察然而仁宗一見覺之宗道即被罪此聰明
之實所以能服天下也當是時王欽若爲宰相蓋
先朝舊德也宗道欺君其罪固大矣欽若得爲無
罪哉朝廷進用人材未有不由宰相者其人有過
而宰相不知以薦於上雖曰不明猶或可恕今宗
道主舉中正仁宗方以失入事問其人是否而欽

若應聲以為是則中正之不可用欵若固已熟知之矣知其人之不可用聽宗道之言而固容之必待人主問而後對非朋姦罔上而何臣以是知欵若非忠臣也且一詳覆官用非其人於朝廷舉措未為大害然必効之者罪在罔上耳苟於其微置而不問則小人欺君之計日浸以長後之啓擬必有大於此者其害政未易言也古之所貴於御徵者以此故臣嘗謂治天下之術在用人而用人之術在察知其情狀若共工之象恭鯀之方命自驩堯四岳咸荐之而堯獨能察焉以為不可觀諸此

然後知仁宗皇帝用人之術上與堯合圖治功者可不念哉

二

唐書李珣傳杜棕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荅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珣曰祖宗以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

臣竊謂人主之操術無他御擇宰相委任而責其成功如是而已至於人材之用舍爵祿之予奪則

執其柄以詔王實宰相之職唐文宗任陳夷行李
珣等為相豈不欲以朝廷事盡付之而責其効職
哉杜悰拜戶部尚書而夷行無所可否乃曰恩權
予奪陛下自斷嗚呼是安用彼相邪夫本在於上
末在於下本末而上下之分定治功所以成也夷
行身為相臣而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人主不知
其所任何事哉雖然當開成中夷行亦號一時賢
相不幸與李珣楊嗣復等並用嗣復得君與珣為
黨故夷行疾之數爭事於上前一日文宗以王彥
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頒寧議皆出於嗣復

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夷行曰苟自聖
擇無不當也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
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臣以是知夷行介特而悻
直意謂嗣復輩黨與既成則進退人材與已相違
故於除用不肯任責且人主用人悉從執政啓擬
是謂合天下之公議不然命由中出必有招權賣
恩而私於人主者為夷行計便當與上別白是非
若其人果賢雖不由於啓擬用之不害為公有如
不材宜白去之不當循嘿自避以取諂於後世也
大抵文宗有勵精圖治之資其失在於不能去朋

黨耳嘗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當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然則文宗豈不知任相之道哉至於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見譏史氏此其於知人之明有所未盡而朋姦得以欺之也儻能卽夷行應荅之際詰其所因慨然破嗣之黨而正夷行唯阿不任責之罪則唐之威令當是復振矣文宗不知出此惜哉

三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曰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幸

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厲已遵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

臣竊謂自古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焦心勞思變法更令若將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上而夷考

其治終有愧於前世者其故何哉稽其名不求其實慕其時不行其道故用力雖多功效蔑如也且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德業之盛無如太宗故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至於明皇雖晚節不兢而開元之政亦後世罕能及之然觀二君所以能致此者豈無其要哉不過李絳所言數事而已臣請得以備論之夫人主誠能正身厲已則所以表天下者動用周旋舉得其正孰得而違之遵道德遠邪佞進忠直則所以取於人者是非好惡悉由至公孰得而惑之與大臣言欽而信無

使小人叅焉則委任之重所以責成功者專也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則禮貌之隆所以資啓沃者深也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竊位素飭之人退而材能自出矣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承恩負寵之人寡而怨曠自銷矣將帥擇而士卒勇則外侮不患乎不卻官師公而吏治輯則內政不患乎不舉以至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是皆人主夙夜躬行無一敢怠者太宗明皇用此以致正觀開元之治其効豈彰彰可考哉非獨太宗明皇爲然雖堯舜三代聖哲之主其所行亦不

出此是宜憲宗有問而李絳對之悉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夫祖宗之謨烈垂之天下所以啓佑後人爲之後者亦監其成憲舉行之而已憲宗有言欲無愧謚號則其措意施設豈不躓哉觀其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於羣議卒收成功以至元和之治唐室號稱中興則二祖之道德風烈如絳所云者信乎其能行之矣至於不克有終與明皇同譏史氏此無他由其信用非人所以馴致其禍莫之悟也嗚呼惜

哉

四

仁宗君臣政要上嘗問都知王守忠曰卿出入中外聞有甚議論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聖德但朝廷好官美職及清要差遣皆是兩府親舊方得進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寘於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專上默然良久曰任人者興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故君知其道臣知其事朕若一一自任非無爲責成之理守忠愧拜而退

臣嘗觀蘇軾頌

仁帝皇帝之德曰未嘗行也而

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其善於用人是以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嗚呼仁宗皇帝可謂得君人之道矣夫君人者有四海之大應萬幾之煩不委之人曷以濟哉故必延登一時老成名德之士實之廊廟而使之修其德業政事無巨細悉以責其成人材無內外悉以聽其用吾於此尚復何爲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傳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理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而有餘者亦豈弊弊然以其身親之

哉至於後世不能

御名

擇大臣爲大臣者又復懷姦

挾私不能仰稱委任之意於是人主始欲收其柄而不使之專也故進擢才能關決事務一切勞其心志而自爲之若將與臣下爭功者名之曰憂勤其實以上兼下非秉本執要之道顧如是區區亦焉用彼相哉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任執政皆極當世之選如韓琦范仲淹富弼尤其彰彰者方是時百官効職而人無弃材庶功卽叙而事無遺策真所謂人主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者也而王守忠乃云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

實於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尊
守忠小人將以是踈間君臣而行其私賴明聖覺
之以謂任人者興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大哉
王言茲所以爲仁宗也歟夫以仁宗臨御之久在
列精白承休而守忠何者乃敢陰肆其說亂惑主
聽以此見小人應對之際不可不察也昔宇文士
及謂唐太宗南衙羣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
明皇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
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然則自古小人處心
積慮乘間進說未嘗不欲遵人主於非義惟在聽
之如何耳若仁宗之聰明能使讒者愧拜而退蓋
可爲萬世法也

五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太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
威柄可知矣五代乘唐季喪亂之後權在諸侯征伐
不由朝廷怙勢內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
光宅天下深究茲弊暨朕纂位抑亦徐圖其事思與
卿等御名守法制務振紀綱以致太平
臣觀人君所以能號令天下者威柄在我而已方
太平無事朝廷之紀綱法度具在雖有姦雄孰敢

妄作故操持予奪之權未嘗不出於上也至於末世人習宴而不知有鴆毒之禍凡所以馭下之具悉從廢壞是以國勢駸弱主權暗移使匹夫孺子尺兵在手皆足以作難况姦雄哉唐有天下二百年而高祖太宗之紀綱法度固無不善也天寶以後日漸陵夷方鎮擅權連城相望疆臣悍將拏兵忿爭而尾大不掉之患終唐世莫之能救五代承之其弊尤甚當是時威柄在人天子惴惴然不得搖手嗚呼天下豈有是理哉迹其禍敗之由蓋以制之不早所謂養虎而自遺患者也觀德宗姑息

藩鎮至有終身不易地者憲宗用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振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鶴駕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大抵朝廷之勢得人則張彼祐甫相德宗吉甫相憲者皆能有所設施故其効昭然有足稱者惜乎二宗之德業俱不克終遂使唐禍胚胎卒抵敗亂豈不以假其術智特以排難於一時而不知復收其柄立以法善其後故也故臣嘗謂國勢所恃以安疆者莫重於兵而所以危國者亦

莫甚於兵顧上之人御之之術如何耳方無事時聽受節制若女子然東西唯命吾尚何憂及其植黨漸固而挾之以恣橫豢養滋豐而縱之以驕侈於是怙勢長惡始有慢命不虔之事聖人慮禍於未萌豈不思有以制之乎昔者龜錯欲削諸侯而七國亟反蓋削之非計也曾不若主父偃之策之爲善耳偃之說以謂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則其國自弱然則爲唐室計者外而藩鎮內而疆臣悍將其權固不可遽奪也儻能用偃之說而衆建偏裨以分其威稍令出戍以散其黨則庶幾陰奪其勢而主柄專於上豈不偉哉唐柳澤有言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太宗皇帝能於立國之初監前代之失欲收其威柄以致太平則其先見之明後世所當法也

風俗之薄厚靡不畢此知盛德事也然求言非難而聽察爲難以人主之尊而虛心於敢言之士則上自百執事之列下至一介芻蕘之賤孰不殫志竭慮願有所獻而其間貌言之華至言之實苦言平之藥甘言之疾烏得而不察哉又况外示切直內懷姦詐僞辭矯辯而訐人之細事者真小人之所爲也直欲盜名以罔上聽託公以報私仇此而不革則禍及善良傷化敗俗爲害不細唐太宗勵精庶政而於聽言之際能察其姦是乃人主之難事此史氏所以書之以昭示後世也昔者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故能勤總章之訪廣四岳之詢其於聽言之道可謂至矣然於邇言則察之於讒說則聖之得非以邇言善惑讒說善誣唯能察而去之斯其所以舜也歟恭惟陛下聖欽日躋聰明天縱觀書一夜復留意於轉對之臣覽奏四方尤樂聞於當世之務是欲恢張治道復之太平聽納之勤視古無愧而間者姦人蔽欺分曹爲黨一時乘權習勢之徒輒敢以流言飛語陰中善類天下方懷憤切齒而大明旁燭洞見朋邪凡是告訐而言上不實者論正厥罪悉

投遠方以爲後日之戒於是有識之士乃始歡欣鼓舞咸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復見於斯時然則虞舜之聖讒說唐太宗之罪讒人與夫今日流放告訐之類實異世而同符者也天下幸甚

唐書李石傳文宗嘗顧鄭覃曰試論我猶漢何等主
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
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
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
日進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

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臣聞登山而不登夫泰山無以小天下觀水而不
觀諸滄海無以狹衆流然則學聖人而不學至堯
舜又安能超五霸而冠百王乎夫聖人之道至堯
舜而止矣以二典考之其政不過欽天時治人事
用賢材明賞罰數事而已非至深而難明甚高而
難行也然則三代以下漢魏晉宋隋唐之世迄無
一君能跂而望焉其何故哉未必皆其天資庸暗
不足與有爲也其間願治之主往往視唐虞之際
以謂非復後世之所能及則亦自狹其志而卒無

所成且漢之治莫如文帝其次則稱孝宣然張釋之爲文帝言天下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帝乃稱善宣帝因太子有用儒之請嘗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由是觀之二帝在漢則爲賢君惟自挾其志故功業之所就如是而已唐鄭覃以漢二帝比文宗而文宗猶不敢當則太和開成之政一切委靡無足怪者李石之言固可爲萬世帝王之法惜乎文宗不能用也恭惟而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躬履艱運允迪先猷

兢兢業業夙夜不怠故自中興以來雖海內晏安不敢自暇逸也臺池苑囿之觀聲色狗馬之奉一無所好萬機之暇獨留意經籍深達古帝王淵微之旨一時羣臣章句講說之學莫能仰窺萬分可謂有堯舜之資矣非特有其資而已也其志蓋將力行而有至焉然則躋時於泰和納俗於時雍固不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陛下體天德而行健其所以措諸事要與唐虞比隆者亦乎自強而已矣顏淵匹夫也而猶自比於舜况萬乘主乎臣願陛下益留聖心無使二典專美於

前天下幸甚

三朝寶訓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以民爲本百姓以食爲命則知儲蓄最爲急務昨江南災旱朕亟遣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粟何以救之當諭諸路轉運常爲計度省察儲無使損敗

臣竊謂財賦有國之大計當豐亨豫大之時蓄積爲備不可一日闕於天下天官九職洪範八政必以農爲穀食貨之首者以見先王於此未嘗不留意也恭惟太宗皇帝紹開帝業四方僭僞悉以

蕩平方是時年穀屢豐兵革偃息倉廩府庫所在充滿而猶宣諭近臣儲蓄是務督諸路以計度察倉庾之損敗常恐一旦旱災無以賑貸而有流亡盜賊之患然則宸慮深遠豈特取足於目前而已哉蓋天時地利財賦之所自出必資人力以爲之是謂衣食之源而生民之命歛之有常制則民樂輸散之有常度則用不乏如其不然事有出於意外而物不素備則駭而國之必且橫取於民民力有時而不應策將安出於是商功計利之臣始得以行其說而頭會箕歛天下有不能堪者矣漢稱

桑洪羊唐稱劉晏二子材術過人載在方冊後之言利者莫不祖述之以爲不可跂及然以臣觀之巧算倍征殄民資澤乃商功計利之臣耳且增大農之部丞籠天下之貨物坐市列肆轉販相輸以至入粟補官以貨贖罪古所未有而洪羊發之行四利去四害以羨補乏利無以入諸路轉輸如見錢流地上他人所不能而晏獨能之觀其材術如此而計其功效誠足以舒一時之急奈何非先王之仁政使其人生於唐虞三代之世其策果安用哉故夫論治道者必以國計爲先而論國計者必

以儲蓄爲急方今天下充國計者有田畝之稅關市之征醴茗之息酒榷之課是數者其大略也而取之皆有藝極是謂常經不可得而增損凡朝廷祭祀之供使客之奉六軍之須萬官之俸與夫乘輿服御匪頒好用之式皆仰此取足焉以其歲之所入幾何較其歲之所出幾何則其有餘不足大槩可見矣然古人謂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未
有不足者况陛下自中興以來勵精圖治不邇聲色不務宴游前世侈靡之事皆所不爲則於財賦固無輕費妄用宜其蓄積加多而沛然充羨今

乃不然郡國之間補苴罅漏言匱乏者十常八九此無他官吏不能體國並緣為姦上下相蒙其弊乃至此耳禮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日之事唯當詔天下謹財用之蓄藏而令主計之臣稽考每歲出入之數積其贏餘無得妄費以待不時之須則所謂九年之蓄者數歲之後亦可以馴致其效顧不美歟

市五

三朝寶訓大中祥符元年上語近臣曰京師民庶

邇來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傳以金雖累申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鎔鍛為箔日增其數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萬兩壞不可復浸以成風良可戒也

臣聞好侈靡者天下之常情尚素朴者人君之美化自古帝王當太平極治之時懼天下之人侈心將萌必命有司申舊章頒憲度昭節儉抑淫侈凡服用之過制者莫不有禁蓋欲檢押之常情使之成忠厚之俗也仰惟真宗皇帝纂列聖之休撫盈成之運豐亨豫大萬物盛多故民間漸事奢侈而以黃金巧飾器服聖慮高遠究極其弊明詔近

臣申嚴條約深得古帝王之用心矣蓋金爲天下之至寶而國用之所資使衆庶之賤皆得靡潰於器服之間豈不重可惜哉臣嘗考之於古蘇秦說趙陳平間楚衛青繫胡有功其所賜黃金或萬鎰或四萬斤或二十萬斤而梁孝王一小國所積乃至四十萬斤長安之亂省中金以萬斤計者猶六十匱何其多也自魏晉以降始不聞有此充羨夫金之爲物產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宜乎後世之多於前古然以近史觀之其數未嘗有及於古者豈非風俗侈靡積習耗蠹而致然邪且海內產

金之地有幾鑿山披沙積累於銖兩之微其得之不爲易矣一旦聚於都市未作之徒乃併肩列肆競麗爭功鎔之銷之以爲悅目之具以一京師而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萬兩合天下而較之其費不知幾何以數十歲之積累未必能供一歲之用然則近時之金少於前古無足怪者仰惟陛下恭儉愛物出於天性固嘗念庶俗侈靡屢勅銷金之禁然而比年民物阜康驕奢所習殊未衰止器服之飾過制尤甚銷金之外又有泥金貼金剔金縷金爲絲爲線之類號名非一償不重其賞罰而

申嚴之示以必行則因循歲月未見其能止也誠能止之則非獨寶貨之藏免於妄費而下不僭上賤不擬貴亦足辨天下之大分臣觀三朝寶訓竊見國家禁銷金者莫嚴於真宗之朝故敢昧死以祥符聖訓為今日獻

華陽集卷第二十三 畢

華陽集卷第二十四

金增後學于孔兼校

經筵詩講義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臣聞聲詩之作本乎民情之自然其所歷非一時所述非一事所出非一人故眾體並列咸有攸當方其作之也志各有為故賦比興之旨分焉及其序之也事各有本故風雅頌之名別焉詩人之言顧豈一端而已或美或刺或規或諷苟可以直言

而無害則鋪陳其事而賦之若其避諛佞之嫌畏指斥之過必將引類以寓意則取象於物而比之至於耳聞目見有以動蕩其心志而不能自己則又感發於所寓之時而謂之興此賦比興之辨也若夫採於國史播在樂章其述諸侯之事而止於一國則列而爲諷言天子之政而及於天下則列而爲雅形容盛德之美成功以告於神明則列而爲頌此風雅頌之辨也然而論詩之旨莫先於風風之所言賦也比也興也互見而兼備焉故一曰風而繼之以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積風而爲雅

積雅而爲頌故五曰雅六曰頌周官大師教六詩考其先後亦同乎六義之序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臣聞詩之爲風政教之本也上以是而化其下無非躬行之德下以是而諷其上無非愛君之誠是二者皆有巽入之道而不見於形迹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夫禮有五諫而莫善於諷聖人樂於文過必使瞽爲詩工誦箴然則詩之爲諫諷

諫之謂也主於文則敘其情而不至於訐名以譎則陳其事而不斥以正夫如是則無拂心逆指之辭言之者安所加其罪得將順救正之道聞之者豈不知所戒故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夫天之有風披拂於萬物之上而其功密庸詩之濕柔篤厚而所以感動於人者似之故序詩者言詩之功用必繼之以故曰風至主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則文武成康之澤微矣天下之人不復見先王之治乃發其憂思感傷之心而變風變雅於是乎作辭雖已變而所以述作之意依違諷諫於治道猶有補焉此叙詩者所以取之而不弃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臣竊謂此言變詩之所由作也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先儒以謂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史然則國史國人之文勝者是也惟其文勝故多識前言往行而明乎得失之迹故感於乎得失之迹故感於衰世而諷刺之意不能自已今夫人倫廢則五品不遜自一家而推之家者失其序矣刑政苛則百

姓不親自一國而達之天下者失其理矣人倫失其序刑政失其理此詩人所以動其哀傷之情也然百姓之不親未若五品之不遜故傷之爲義有甚於哀詩人遭時如此而槩以古今得失之迹則吟詠性情以風其上不亦宜乎所以風其上者則以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也且唐之風舊矣其後變而爲晉邶鄘之國舊矣其後變而爲衛詩人當晉衛之世發于吟詠雖述一時之事而憂思感傷猶不忘其本故晉詩十二篇而特謂之唐衛詩三十九篇而兼存邶鄘之國以此見詩人懷舊之

心發於辭氣必有以感動於人所以能使序詩者迹其本意而不敢沒其實也然達事變懷舊俗舉是二國之詩考於其他可以類見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情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臣竊謂此言變詩之旨也夫詩之爲變則以事有不得平者嘒乎吾心故作爲箴規怨刺之言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夫如是則宜有怒而溢惡矯而過正者然以詩辭考之雖觸物寓意所指不同而要其終極一歸於禮義而已蓋人生而靜乃天之

性感物而動斯謂情情雖出於性其動於中也物實有以感之既感於物矣非先王之澤薰陶漸漬不忘於心則吟詠以風其能止於禮義乎今自邨鄙而下百有餘篇刺奢刺儉刺貧刺虐如此之類皆變風也然雖其間或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所爲是乃一時有激而云然其比興述作優游而不迫返覆顛倒而不亂孜孜焉若將救其時弊而反之於正者得非禮義之教使之然歟由是觀之變風之詩雖不純乎文武之序亦足見先王之澤垂數百年猶未泯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臣以謂此申言風雅頌之休也風猶天之風也動於上而其下化之如關雎之化行而公子信厚鵲巢之功致而在位正直齊君好田而成馳逐之風魏君儉嗇而變機巧之俗若此之類無非本於國君之躬行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雅者正也猶言王之政也王畿雖止於千里而其政

之所及則侯甸男衛自東南西北皆其所經略非如諸侯止於一國而已是以雅之所言皆天下之大而四方之風於是乎觀焉故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其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則以雅有正變故也文武興而民好善王政之所由興正雅是也幽厲興而民好暴王政之所由廢變雅是也若夫小大之辨則隨其所主之意而已如小雅言飲食賓客賞勞群臣之類皆事之小者而大雅言受命尊祖致太平成福祿之類皆事之大者然則政有小大分爲二雅宜矣風也雅也國治之始

也及其告成功則有頌焉周頌商頌殆四十篇皆所以言祭祀猶今之樂章爾事實而義明言簡而意足以是而告於神明可謂無愧辭矣若乃魯頌非爲祭祀設特以頌僖公之美而已德薄辭侈視商周之作不能無少貶雖然前乎商周獨虞舜之載賡五子之述戒他詩未有聞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刪詩斷自周始國風雅頌方序而傳焉謂之四始有以見後世之作詩者皆權輿於此而莫之或先也非獨莫之或先而其述作之美亦無以復加矣故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臣竊謂二南之詩文王一人躬行之化而特繫之二臣何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則所居者諸侯之位也受命作周而維新舊邦則所行者王者之道也當是時天下之人誦詠而歌舞之述其事則有小大感其化則有淺深序詩者合關雎鵲巢之風皆以爲王者之事而名之歟無以見文王事商之心皆以爲諸侯之事而名之歟則無

以顯文王作周之德故取其事之大而所感之深者繫之周公謂之王者之風事之小而所感之淺者繫之召公謂之諸侯之風夫如是然後可以備盡文王之道蓋周公召公分陝而治舉周召則文王所治之地皆在是矣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以王者之風繫之聖人以諸侯之風繫之賢人理固然也且周南之后妃即召南之夫人也而其見於詩者不能無異蓋無嫉妬之心者周南也召南則無嫉妬之行而已男女正行婚姻以時者周南也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勉以正者周南也

召南則勸以義而已賴而推焉自關雎至於麟趾
人之感化爲甚深自鵲巢至於騶虞人之感化爲
尚淺序詩者不得不兼陳而備載之也夫文王北
居岐周而其化南被江漢故曰自北而南其曰先
王之所以教者指太王王季而言也文王始基實
因於此是乃諸侯之事故特於召南言之賈人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列而

臣竊謂王者之治莫大於人倫而夫婦者人倫之
所造端也文王受命作周其治始於閨門而達之
天下於是人倫正而風化行此二南之詩所以爲

國風之首在易之家人曰風自火出家人風者化
也火者取象於離神所麗也化出於人故能妙萬
物而不見其迹當文王之時天下得於觀感人倫
以正若出於性之所自爲者豈有他哉神而化之
自內而外一本於自然而已故家人之彖曰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然則序詩者以
周南召南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其知治之本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也是關雎之義焉
臣聞詩三百五篇而關雎爲之首其所言乃后妃

求淑女以配君子之事而說者止稱其無妬忌之行臣以謂此未足以盡關雎之義蓋天子聽天下之外治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妃聽天下之內治故有三大夫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治外者莫急於人材治內者求淑女以爲助固其理也文王之所以興周詩稱棫樸之官人書美五臣之迪教濟濟多士並列於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職固未始不以人材爲先務是以其化刑于寡妻而后妃於是乎有關雎之德觀其求淑女也寤寐反側而不能自己蓋以謂不如

是不足以配文王而成內外之治夫惟文王得多士而立政於外后妃得淑女而輔佐於內則自閨門而達之朝廷宜無一事之不理所以協濟大業而卜世卜年之永者其本實基於此序詩者既論詩之大槩而卒舉后妃之德以明關雎之義言后妃之於淑女非特求之盡其勞而以得之爲可樂故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凡女子矜其容色者必有忌心能以進賢爲憂則以不淫其色故也故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且女子也而或稱其淑或稱其賢或稱其才蓋以其性之善則曰淑以其行之

美則曰賢以其女功之事則曰才性之美行之美能於女功之事是三者宜爲人之所忌也而后妃乃能去其忌心方且憂其求之未得而不得進御於其君猶以爲未也而又哀其或在窈窕之中思念而不忘自非至誠接下而無傷善之心何以及此當是時凡爲淑女者后妃皆得以用之雖幽遠之地無遺才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后妃與其一觀夫閭內之政如此則其助周家之治信有力焉宜乎關雎之詩列爲二南之首也

華陽集卷第二十四

畢

華陽集卷第二十五

金壇後學于文熙校

經筵詩講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臣以謂此言淑女之德宜爲君子之配也雎鳩之爲物其性則摯而有別其聲則關關而和有別而不失其和淑女之况也水中可居曰淵而河又水之險者在河之洲則去人遠矣淑女者窈窕之况也窈窕者幽閒深遠之謂也逑匹也淑女雖在窈窕而其德乃可以爲君子之好匹此后妃所以樂

得也說詩者以大序首言關雎后妃之德故以雎鳩爲后妃之况臣以文義考之當况淑女而不當况后妃也蓋所謂關雎后妃之德者關雎一篇之詩乃后妃之德耳亦由鵲巢夫人之德而詩乃以鵲巢比國君其所以爲夫人之德者亦鵲巢一篇之詩而已舉鵲巢以證關雎則關雎爲淑女之况義固曉然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文選于文興妹臣以謂詩人欲述后妃求淑女之事故於首章先

言淑女有宜配君子之德然後序后妃所以求之之意夫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則荇菜者供祭祀之物也后妃之求淑女在於協心以供祭祀故以荇菜言之流求也其意若曰荇菜之生參差而不一求之者當左右而無方譬猶淑女之在下窈窕而難見求之者亦當寤寐而不已然后妃之心猶以爲未也求而不得則寤寐而至於思服悠者思之長也輾轉反側者臥而不周也思服而至於輾轉反側不能安寢則其求之可謂至矣於此有以見后妃憂在進賢出於至誠有不能自己者

參差苜蓿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苜蓿
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臣以謂此二章言后妃至誠待淑女之心有加而
無已也苜蓿之爲言擇也求而後采采而後擇者共
苜蓿之序也寤寐求之然後琴瑟友之鍾鼓樂之
者待淑女之序也琴瑟常御之樂也故鹿鳴燕羣
臣則曰鼓瑟鼓琴鍾鼓至大之樂也故彤弓饗諸
侯則曰鍾鼓旣設此蓋燕禮小而饗禮大所用之
樂亦從以異今后妃之待淑女始則欲以常御之
樂友之而通其交際之心終則欲以至大之樂樂

之而極其歡欣之意此所謂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且天子之於人材不患其不能尊顯於朝廷之上
而常患其遺逸於下是以先王之治於丘園巖谷
之士尤加意焉然則關雎之求淑女每章必以窈
窕爲言者可見后妃進賢之志首及於踈遠矣此
所以能輔佐文王而協成周家之治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
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臣聞禮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

言有其本也文王之化刑于寡妻而后妃所以能成關雎之德者則以葛覃之本有以受其化也蓋后妃之賢出於天性方其在父母家志則在於女功之事惟其志在女功之事則知夫身所被服者勤勞而不易得故能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也夫履后妃之位則勢既尊矣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則德既成矣然猶尊欽師傅而不敢忽則躬行於閨門者豈復有過舉之累哉此其所以能歸安父母也如上所陳而卒至於歸安父母此其所以能化天下以婦道也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葛覃之詩事親守身之道備矣故序詩者以爲后妃之本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斃

臣以謂此二章言后妃女功之志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末者志在於葛則絲枲可知矣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則葛方茂盛未成之時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則葛已成就可采之時也后妃之於女功志焉而不敢忘故往來於

中谷以觀葛之漸長而采之方其初往也葛茂盛而未成但見黃鳥飛鳴于灌木之上顏色之美聲音之好有可以悅其耳目及其繼往也葛成就而可采矣於此無暇及於耳目之所聞見唯知刈葛而漚之以爲絺綌專心致志服之而無馱斃焉雖然后妃大邦之子也豈其實然哉詩人賦其意而已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漚我衣害漚害否歸寧父母

臣以謂此一章言后妃既嫁而歸寧父母也后妃之勢可以專矣及其歸寧必先告於師氏此叙所謂尊欽師傅汗煩擗之也漚濯之也汗其燕居之服而漚其事宗廟舅姑之衣在常人不足道唯后妃服之則可謂恭儉之盛德然其汗也漚也固非好潔其衣服薄而已矣非止於薄而已也又擇其何所當漚何所當否然則后妃修飾其身如此而歸于父母之家父母之心有不寧者哉斯于之卒章祝其女子無詒罹於父母觀后妃之歸寧然後知其父母免於憂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臣竊觀葛覃之序言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此則后妃之本志也及其作合于周而供內助之職則不特女功之事而已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是以有卷耳之詩蓋人君之治無大於求賢審官者誠能求賢以官使之審焉而勿忽則衆職並舉天下不足爲矣故后妃旣求淑女以協成內治而於輔佐君子又必以求賢審官爲先也文王之時羣臣戮力以趨事后妃知其勤勞是以

欲燕勞之而進其賢者則非有險詖私謁之心也然求賢審官文王之政后妃唯當輔佐之而不敢與其事焉有其志而不敢與其事是以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而不釋序詩者以謂后妃之志又當如此故以其詩次于關雎葛覃之後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臣聞卷耳易得之菜也頃筐易盈之器也夫采易得之菜以實易盈之器又采采而不已然且不能頓盈况賢材之士爲難得百官之位爲至衆欲求難得之材以實至衆之位可不思念之乎此后妃

所以有懷賢人之德而欲寘之周行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矧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臣聞崔嵬山之險也虺隤馬之病也臣下之從征役者陟山之險乘馬之病可謂勤勞矣后妃欲酌金罍之酒以勞之庶慰其永懷之心也山春之岡則其險甚於崔嵬元馬變黃則其病甚於虺隤山甚險而馬甚病則勞之宜加厚故欲酌罰爵以樂之樂之以罰爵則非止金罍而已蓋人有甚勞則

其心必至於永傷尤當有以慰之也若夫山極險而謂之矧馬極病而謂之瘠不特馬病而僕且病則臣下之勤勞至矣如此乃不言酌酒以勞之但吁嗟而已何哉蓋酒食者后妃之事也爵賞者朝廷之政也臣下之勤勞彌至則報之在乎爵賞而酒食有不足用焉然朝廷之政后妃所不敢與聞此其所以吁嗟而已也

而曰夫人無政事之憂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

君子福履成之

臣高后妃正位宮闈同體天王顧夫人嬪婦之屬
貴賤之勢固有間矣惟貴賤之勢有間故每以逮
下爲難小星言惠及下而曰夫人無妬忌之行穆
本言逮下而曰無嫉妬之心然則逮下之事唯無
妬忌者能之耳木上竦曰喬下曲曰樛喬則與物
絕故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樛則與物接故曰南
有樛木葛藟纍之葛藟在下之物也以木之樛故
得附麗以上諭嬪婦之屬所處在下以后妃有逮
下之德故亦得進御於其君若是者上恩達於下

下情通於上閨門之內不失其和矣文王之治始
於憂勤終於逸樂后妃逮下而閨門以和則內治
成矣文王安得而不樂哉惟樂其內治之成所以
能安享福祿故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臣嘗觀易
之設卦剛柔相雜而變生故或吉或凶相爲倚仗
唯謙之爲體自卦繇象象以至六爻之辭無一言
及於凶咎悔吝以是知謙之爲德所以致和於天
下無往而不利旣無凶咎悔吝則福隨之矣夫逮
下而無嫉妬之心謙德也以是而和其閨門則其
君子免於凶咎悔吝而安享福祿也宜矣葛藟纍

之則附麗以上而已荒之則又言其奄覆之也縈
之則不止於奄覆又旋繞之矣福履綏之不若將
之之大將之不若成之之備詩人美其事有加而
無已故其言之序如此也且天保之序言君能下
下以成其政而一篇之詩備述福祿之事然則文
王之治外固以下下而致福祿矣以此見樛木之
逮下乃所以化文王之德而輔佐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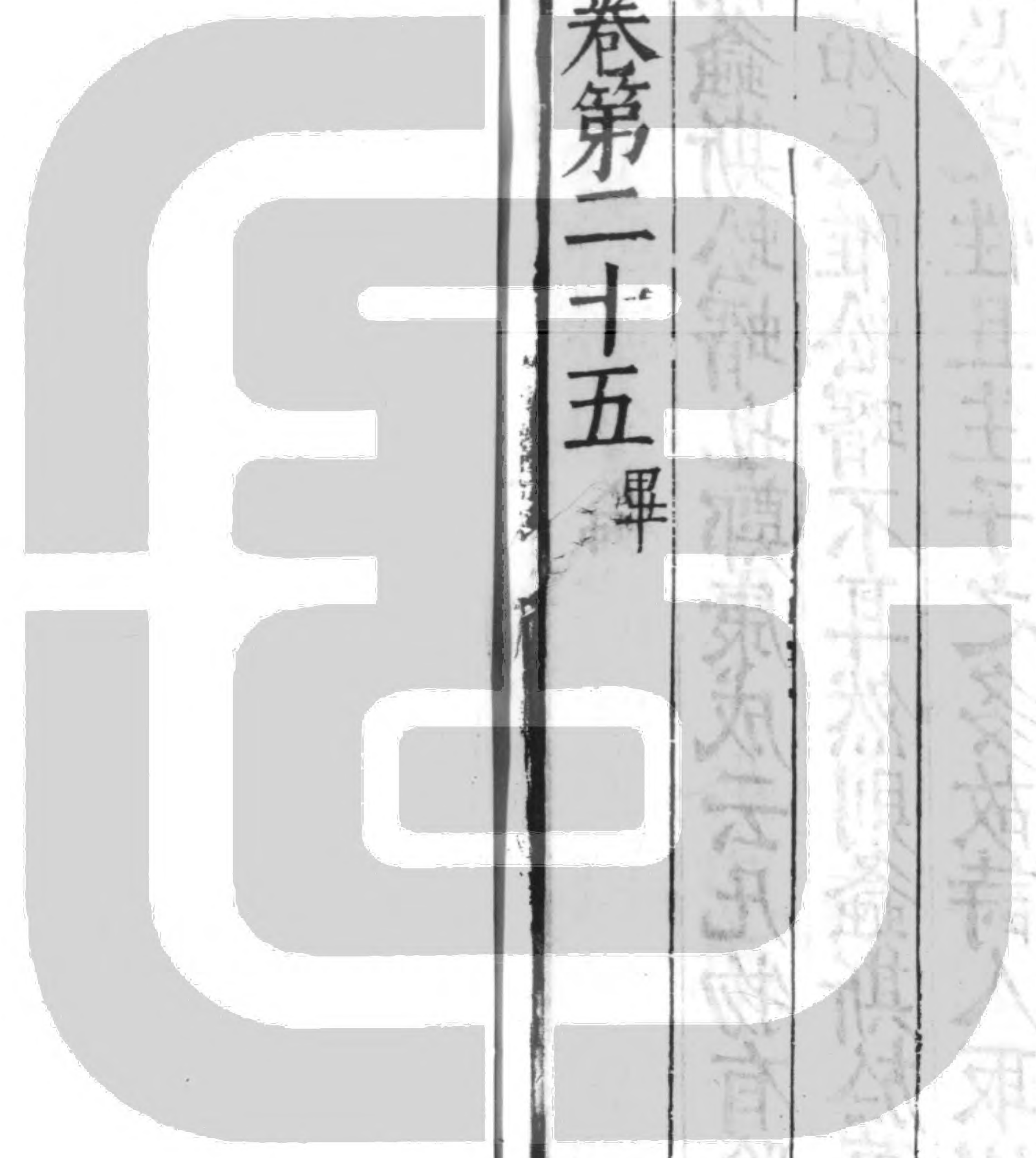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
多也螽斯羽詵詵今宜爾子孫振振今螽斯羽薨薨
今宜爾子孫繩繩今螽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蟄

蟄今

臣聞螽斯蚣蝑也鄭康成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
無不妬忌唯蚣蝑不耳然則螽斯於萬物中獨有
不妬忌之性且生子之多故詩人取以爲况後之
說詩者謂螽斯微物性或難知是以於此序不能
無疑臣竊嘗深求之蓋上古穴居野處日與鳥獸
相親故能畢知萬物之性三代去古未遠學者皆
有師承研窮物理尚皆精審故其所言有後世不
能及者且七月詩言斯螽動股莎雞振羽以至歷
紀在野在宇在戶之候月令言螳螂生腐草化以

至獺祭魚豺祭獸鳩拂羽虎始交皆非後人所嘗
見而知者然載在典籍垂信萬世由是觀之螽斯
之不妬忌詩人必有以知其性矣固無足疑也詵
詵生之多也薨薨飛之多也揖揖聚之多也振振
言其性厚繩繩言其戒御螫螫言其和集子孫衆
多而不賢則適足為患故又及其賢德也

華陽集卷第二十五 畢



書